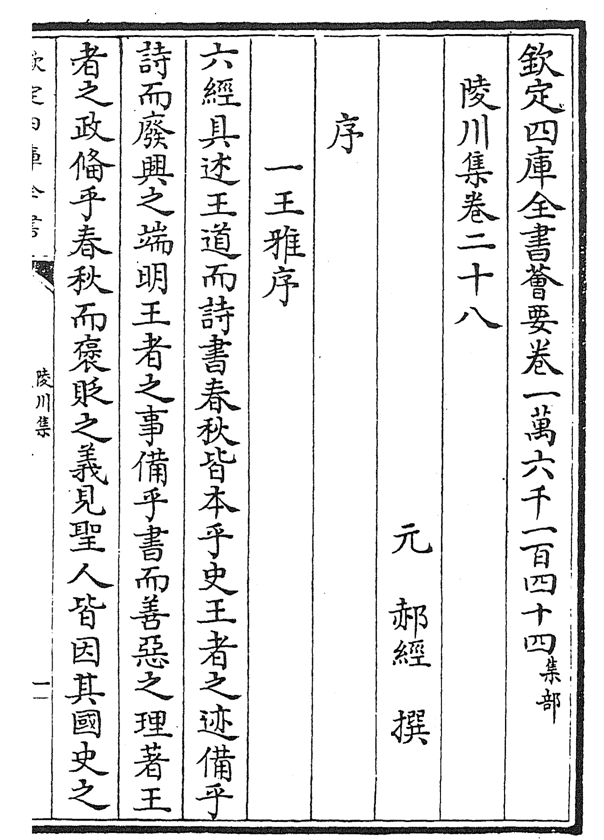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八

元 郝經 撰

序

一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

舊而加修之為之刪定筆削創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没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橫議異端並作拆為六七并為孫秦焚蕩禁絶而春秋復亡壞亂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戰國而下逮乎漢魏國史仍存其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至於郊廟樂章民謡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續正

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曹劉陶謝之詩豪贍麗縟壯峻冲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日趨浮偽叉惡知所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六經續為詩書騁驥騄而追絶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今墜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為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壕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

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
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
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剥備述王道馳騖於月露
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當世之
事而及前代者略也中統元年今上踐祚詔經持節使
宋館於儀真抑塞之極無所攄泄以為由漢以來千有
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猛將良吏穢亂篡
逆憸邪姦宄關國體係治亂本廢興不為振而鼓之擿

光揭耀搜疵指累則王道從何而明四壁之内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例皆以吾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絶筆於五季之末自髙帝至于安樂公皆為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皆為漢臣吴大帝始為吴魏文帝始為魏相錯而書如司馬懿及師昭等皆為魏臣至武帝始為晉而終於桓玄其劉石諸僭則亦如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宋魏南北亦如吴魏相錯而書而髙歡宇文泰等亦

同劉石仍為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各為一代隋唐五代亦各為一代其國初僭偽所并滅者皆載於本國開創帝王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之所未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大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暴故不計其工拙焉始於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越十有

五日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為義一句為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為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為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没而不明盖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

定規模量其髙卑廣厚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所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為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綱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遡洄從之而後順流

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為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為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内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為盛故以桓公為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

晉楚更覇而陳鄭叛服為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呉越遂覇故呉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横也呉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呉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别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為升天之階望道之門爾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説但一

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而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于其外為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為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為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為六十四而為之辭分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為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為未足又從而為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為未足也

以聖人之言説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為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説每援易書詩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覈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尼處

危以來為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為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為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逺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絶於秦復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鈎校備為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夭昏漸以凋落盖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子

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顏氏之後獨為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為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説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説有所自而然也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為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謂左氏學者謂為左丘明與聖同耻親授經於仲尼為經作傳丘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顔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

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没後四五十年之間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為同恥則賢於顏曾逺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

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况諸子之論説亦不一及馬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受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説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丘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序謂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盖

左氏魯左史世掌䇿書故以左為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没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䇿為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别録謂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為不易也由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録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丘明乎劉向

所録蓋丘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丘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丘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此又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

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丘明共之乎親受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為經傳乎故此為尤妄焉者也為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為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大史請求記録與魯史左驗卒成其

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為之傳則未敢以為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髙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元原本作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曾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六年成公五年昭公四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

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三年稱子貢者一襄公二十三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髙弟皆不及馬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髙弟亦皆不及馬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髙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

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
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
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
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
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
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註無
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嘗疑魯為曾曾魯之文相近
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為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為

魯此豈非誤曾為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殺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為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為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盖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

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為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為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

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為集解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為本不雜乎他以遏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為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晉范甯為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頴達為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頴達為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

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别為沱為九為東為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説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専於

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為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為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為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為六經確然如乾頹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

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為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為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草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為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為據使不

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為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為道受責亦所甘心焉耳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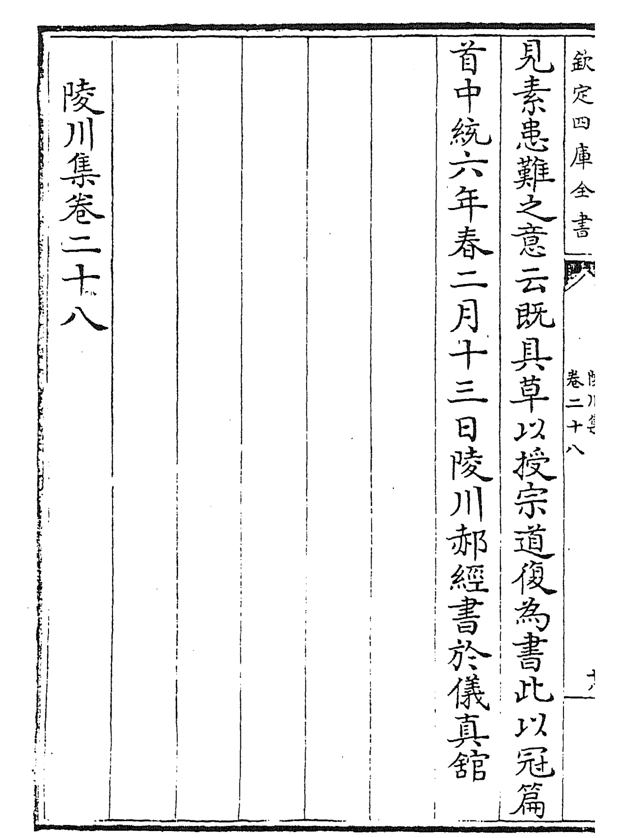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以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剥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為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

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為原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聖賢之為書皆自夫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為而後為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誤為欵兵拘於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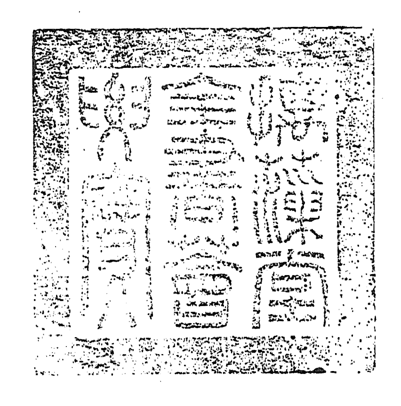
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瞢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子天不以道窮於予也豈可以人之窮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絶哉河陽荀宗道嘗受學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説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盖自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為論

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為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為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説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為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為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



見素患難之意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為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館

陵川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李廷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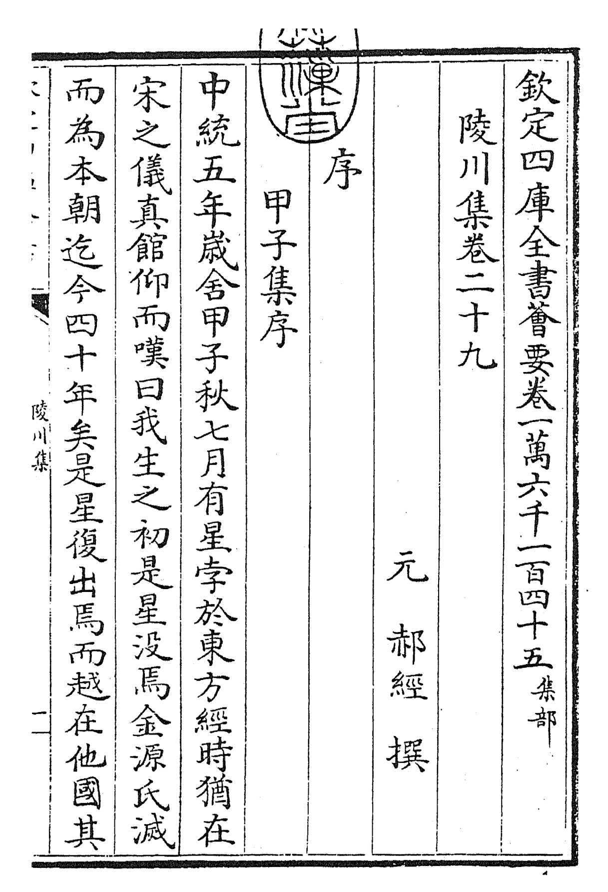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九
三十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二十九

元 郝經 撰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仰而嘆曰我生之初是星没焉金源氏滅而為本朝迄今四十年矣是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

能久於此乎遂束載警備於行槖中得弟劵庸軍史趙文亨書狀官茍宗道等所録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爲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爲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內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爲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踣跋疐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蹂藉糺亂纒結氛祲鬚髮野變形體道敝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混淆於血肉之極輾轉於彗

孛之變入於罟獲陷穽而莫之出可為哀已豈天啚於
彼祇令就於此乎遂畀宗道令整頓綴緝其詩傳春秋
集傳外傳原古録通鑑書法三國條例等各自為一書
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別為編為詩賦論說辨解書傳志
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録宏辭表奏
使宋文移等類總為一集以其集於是年故以其年數
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由生也故
黄帝迎日推策而使大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歲月書

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歷故凡言年數者皆本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未之季數往者順至於甲申又至於甲午又至於甲辰又至於甲寅今又至於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况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為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夫甲以為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為始焉知來

者逆引而伸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互爲始終殆無窮焉余得俛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甲子云且甲者甲坼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也余今處於絶地天窮而人戹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於天下雖明夷之闇不失箕子之貞撲滅彗孛掐長庚之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於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經序

原古録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眞館十五日己未原古錄成叙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奥發揮神藴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籍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也覿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斡

星漢組布綦列煥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太華振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涵負崛(音倔)岉(音物)穋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宫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序爵禄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用而經因之

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歴象始於黄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藴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修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為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

利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為至文嶷為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於戰國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辨力抵廓清禦侮接續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修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摶

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安國毛萇鄭玄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緯韋撥爐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悅陳壽干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祁則罔羅遺文抽閱秘記藻飾言動完具國典以為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袁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高允房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顏真卿陸

贊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寇準呂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彦博富弼歐陽修司馬光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闓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為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之鄒陽枚皐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顏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朓溫子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蘇

頊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衮李翶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楊億王禹偁夏竦蘇洵曽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呂恵卿李清臣黄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追琢章句掐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剸刻金石撼揺天地陵轢河山

剴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為文章皆有書有集
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稱
萌孫根聯絡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曒焉
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
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龐亂純一之
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焉
能行胸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

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害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遡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近世以來夸毗者不務實學骫骳蕪穢纖艷浮侈楞然恣肆以古為野徼幸者干禄詭獲祇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正為左穿鑿者窮奇索隱嗜新歆異臨深為高自以為得以訓傳為膚淺僞妄者談天説命立聖遺世動闢鬼神言涉造化以文章為末技誕幻者朋扇

異教剽飾虚偽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為土苴俾
大經論棄斯文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
今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於今六經之本真子史之機
衡諸家之要删衆賢之傑作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
典則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則並録之其所作則各附於
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叙則各以其代為先後其
體則各附於其類以其皆本於經故各附於經如原序
論評辨説解問對難讀言語命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

易之餘也故為易部國書詔赦冊文哀諡冊告南郊昊天上帝封禪冊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奏議牋啓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為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樂章歌行吟謠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絶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為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錄墓表墓銘墓碣墓誌壙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壙銘殯志歸祔誌遷祔志蓋石文墓塼記墳記葬誌誄述行狀哀辭雜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為春秋部

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爲統論類爲序論目爲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疎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麤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爲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遂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沖漠之兆朕渾淪灝渺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橐籥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垠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

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丘陵根柢之所繫江河湖海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采之所發琴瑟鍾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覩天下之所共見搜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為後世所誣仲尼之道家至日見牛童馬

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業萬世名教垂百王彼僞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之而忽蔑也

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為僭而自聖子是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為易之體虞夏商周為書之體文武周召為詩之體齊楚秦晉為春秋之體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為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

復有仲尼亦不能復為也况王通乎當偏駮之極壞亂之餘而以私意效聖人賛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以為仲尼復出是以謂之僭也今之所録推廣聖經之餘裔以為斯文之命脉爾古今文章皆經之所出萬言千論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為之羣分類聚論定區别以稽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哉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敘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機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始焉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為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為道所以為易所以為神天地萬物至今而

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為賾為密為幽為深為幾為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為顯於是為太極推其顯者而為圖為畫為卦為爻為象為數為辭為說亦窮源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為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為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機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藴奧皆具於太極而伏犧發之伏犧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

獨為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綱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怱恍茫漠以為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為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

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人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犧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抉示道本挈舉易紐轉斡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為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説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為學易之

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人與皇極

等凡二十四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為四為伏犧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為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為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為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為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為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新館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已之見求夫數大聖人之意雖敝精竭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真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

甚是以紛紛藉藉至於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犧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於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犧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為易聖子周公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絶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修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犧終於五霸列為四經而為易作傳尊

之為經以冠夫詩書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犧氏述道文王述伏犧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為成書猶以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為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

作曲為之述而猶以為未既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為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没曽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於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祗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為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為深到

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為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為之註唐世以為至當而孔穎達為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為己任於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

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為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説求新角奇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誚王弼蔑正義厚誣妄訾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

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蠧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度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為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芟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

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源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為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於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刼殺出居别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於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畧其至精去其重復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惟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

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闗涉引用者亦各依世次編
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説非聖人意者則盡刋黜夫漢
魏傳註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於宋
程氏故備録二氏以為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
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為易之事業
窮源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為一經之綱領疑而
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旁搜
遠紹創圖立説為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

意共為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為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為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為傳註則皆傳外之傳也故曰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為成書後來繼今或别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

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議論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釆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

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歳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菴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

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為乃破藩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乃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較刋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袪曹丕之鬼蜮

破懿貽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隐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暟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較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

郝經序

玉衡真觀序

人並天地為三極其為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為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為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祇畏奉事恐懼修省通三極為一敬貫萬變為一誠天命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

而無間所以爲二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蝃蝀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爲風其列國名卿賢大夫于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使君知迪畏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弘晏嬰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顔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横異端並起道庬術雜莫不以

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于已無與放辟邪侈無所
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
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臯甘公石申吕
不韋各專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
為隂陽數術之流矣然頼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
以尋繹于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洛下閎董
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
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郎顗襄楷蔡邕于昬君亂

朝横身論列壓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譴大有功于漢室于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焉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為異端謏音小道而恥言之其星翁歴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文之禁使天子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為天至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于是三代二漢之學絶矣經自知讀書即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

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律禁忌而不敢為今上即位之
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
真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改修陳承祚三國志至為八
錄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
及所齎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司秘書為歷象錄具
述歷代星歷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荀宗道為之音註
請別為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以圖象細行歷
變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觀天地之道真

觀者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抅幽之中仰視片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于書若合符節嗚呼安得弛習天之禁以是進讀于人君傳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復盡知畏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候之辭與其事應于是史記

漢書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動乎四體而其憂喜必徵于聲色見于氣貌藴于內則必發于外而不能掩況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焰眹兆必見于天不能恐懼修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效而無及矣嚴哉懍懍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絕惡于未萌弭變于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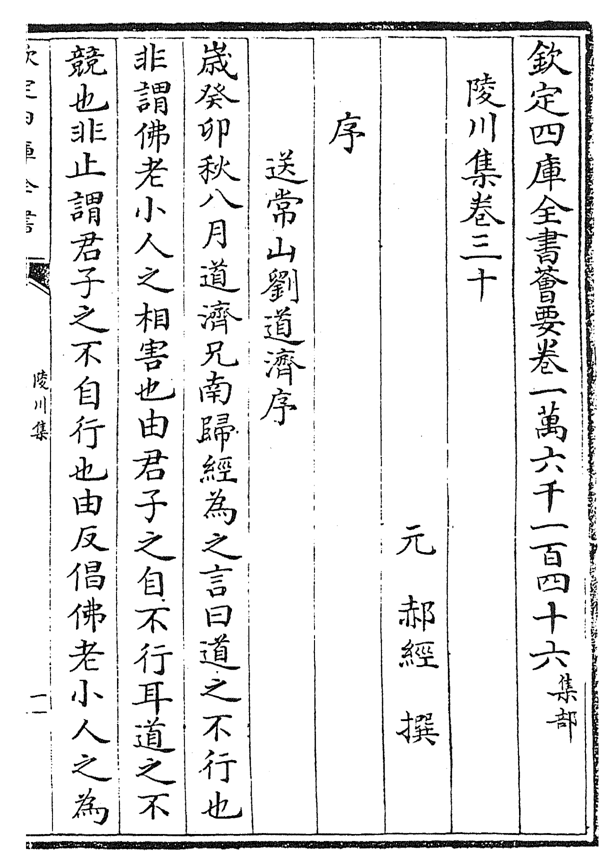
先藏密之地閑邪存誠可不務乎故修省于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修省者次也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班固漢志曰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内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

不措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殆不然夫有人事即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第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亦有征伐戰鬬流放誅殛拘幽誣誚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曁西周之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于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為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述固向據之遂為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甘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

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於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記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為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簒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姑為占候之槩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宮下故皆略而不書

陵川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六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

元 郝經 撰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為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為

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挫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為之已得之已不為之已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為禍以竢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為禍拂天理而絶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自宓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

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孟子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楊墨而爲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楊王韓歐之徒衡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之君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爲禍虛無寂滅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衷蟊賊生靈爲鬼而爲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人非聖言繪句雕章謡東風而咏楊柳乃曰此可以大吾聲名而廣吾

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壊天地而絶人類歟誠欲壊天地而絶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之所謂至簡而至精粹者也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新理不晦而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

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有竒峰一二則諸山皆美矣若一二竒峰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劍門少華則不能此絶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絶句全篇之可為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為訂愚發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樕乘漏抵罅私小惠立小道衒規規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子之學以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舉世而不能辨比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其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為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剿絶乎

其亦鬱之久悖之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明盛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樕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郁郁巍巍昂昂而降昌揭之士也必學崇髙廣大有用之學必恢宏遠博達有為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敝者振闇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譽任百

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幹制萬化欲興明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學道修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慭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難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高學之正器

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與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帨天拉苴而號枯昏曀曀鷩虺虺道殣裂膚而羸卒墮墊指者相望也宜乎墐户攣處以充天地之閉塞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為來哉其有驛傳之急而鄄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纊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

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戛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氷髯局脊扶蹇而癯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閶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搖吻於諸侯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鬬而弭兵乎其為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妻妾恣嗜慾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不畏寒暑而必為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

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篤孝哉史夫子乎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氷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槩停壯首忤異俗而莅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敦化振書閭闔矢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之業宏崴衍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覩者江漢荊衡而已今也仰嵩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

雄峻太行恒碣脊横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吴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睨關陜越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士居中守

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參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于患難素夷狄達于夷狄時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杜甫窮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行也人視先生以為大窮經則以為大達先生可縱軌揚轡沛胷中之浩浩騖通達之坦坦徑行而無慮矣鄙辭滋蔓不足以為饐姑以為繞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内者養焉者也變于外而内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溺熯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

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所失蹙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倀焉如�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彿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還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為之序以識先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茍焉爾矣動為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為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為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内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茍焉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橫金匝玉

被貂猒毳不避燥濕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為身動也則心溺而形枯奔蕩蹶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為家動也則尊卑倒置疎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別長幼無以序矣謂之為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茍富貴役趨奔走競夫勢利之間耳是以目途中觀道左未嘗不為三嘆也友弟之才積精藴志儲秀孕靈靜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諺有之三年不蜚

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為一身歟為一家歟而為天下歟必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處靜以自存吾子其着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忻慕者矣

括囊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

象其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歷法而不知歷理能布算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

甘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揚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歷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之以為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也於是

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為一書曰天地括囊圖說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閹茂之冬與經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憒憒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加省敢妄為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疣贅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其兄賢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

禮下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於中者也將告歸為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留而不反仆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留無有為藥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

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敝俗去敝政苴漏補罅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揆鴻譽於無窮建碩業於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于荒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抱明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豈流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真豪傑之士也嗚呼彼狥流俗合汙世黄金横帶馳騖於天

下者自以為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真豪傑也哉今昆仲既志於道卓然樹立終不為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宛轉旁薄豐溥曼羨橐括六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內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為日星巍業峻極萃而下也則為山嶽溶而流則江河鬱而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

氣之用也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溥博淵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睽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淪而疏之而不滯以盡其用也而乃冒沒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其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䖍大冠襜大裾駢風雲偶月露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障頹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閒則蝟起而疾視譁而攻之黙而穽之必使之顚

踣壞亂而后已悲夫剛大挺特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没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驛至自燕余見其羽衣雲集環列拱捧曄乎其光鬱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彊是以犯霜雪歷夷險而不阻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侈去琳宫度沙磧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三師

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為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為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内則必形諸外韓之所謂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也則謂之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秦君道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注鋟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為儒以德行者為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革澆訛尚忠信雍雍皥皥復古之治其張本於玆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刪注刑統賦序

宋真尚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

元魏右經嘗以是為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
盛用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旣外振政亦內修立
國安彊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旣定好聘往來
甲兵不試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
和中律書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
無寃民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
厠其列也是時太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
門臺省寺監藩邸郡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

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删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真莅政之銓衡也熟之復之然後知真尚書之言允信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百戰之餘食未下嚥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為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

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豈不為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為李氏之介孫乎

年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為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為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註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没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絶緒於是傳註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

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淵畧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偽在治忽事

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覲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為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甞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為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

河南程氏横渠張氏西都邵氏逺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説為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菴先生方收伊洛之横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註之大成乃為詩作傳近出己意逺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剌美之本滌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

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為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民居碁布守望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睦婣任恤豈弟和侃鑠其倔強悖誕兇悍不馴之

氣銷天下之爭端而莫肯為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為仇讐肝膽濶為楚越於是戍卒役徒黥髡盜販敢為亂首屬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順天當燕趙之衝自昔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俊茂輩出往往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為君子之朋一日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羣聚凡吉凶賔嘉相侑而不相

悖不尚華靡不為驕奢義則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為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為之叙其意又為之載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毋以利睽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戹共為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啓悃臆無或有慝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絀其祿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穰疊往往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于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為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簡聖人之意有所靳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靜之理發於翕闢之氣見於消長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

為天下之至微陰符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攄其微示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幾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合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而不時其體則静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遯世無悶養生者得之

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可以奇偶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甚定禍亂從横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各底於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立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辭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蘊不敢備言曲論聖人之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尚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為貫而一之者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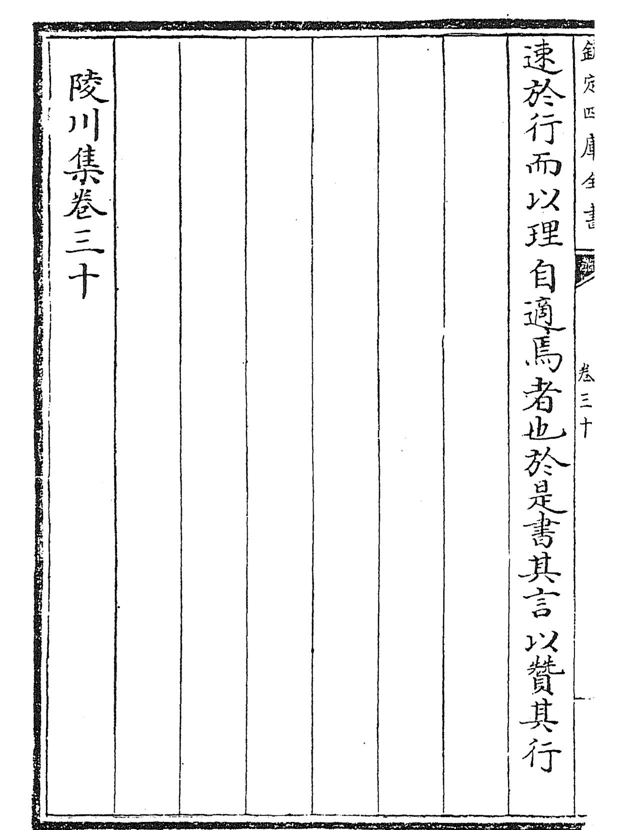
辰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已意為之結斷汪洋炳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為完書且命經叙其意先是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為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穡人焦勞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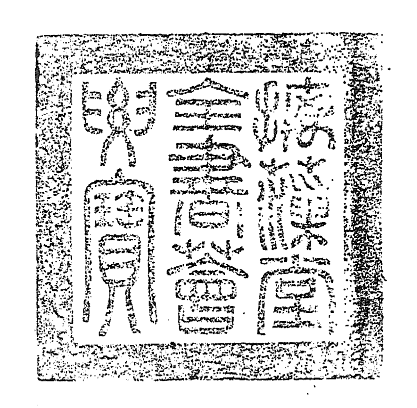
祈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既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之士也行安用也擢禮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閭閻魁岸炳烺吾子之事也從臾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嶷嶷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許汜與夫初心不既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為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

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龍蛇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廊身名俱榮焜耀一世非吾所惡也貧耒耜涸塵梗窮巷束臂蓬藁而行非吾所欲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接淅微服絕糧聖人所不免矧其下乎經闡其言以為向者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也若張子者可謂



速於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贊其行

陵川集卷三十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